

祭奠归队的抗战老兵

■施正勋

今年的春天是伴随淅淅沥沥的雨水而来的,很少见到明媚的阳光。一如我追寻了好几年、而今陆续归队的一批隐姓埋名于乡野的老兵们的晚年生涯,阴郁远多于温暖。待到时代的春风吹拂进他们的陋室,顽强的生命,在料峭春寒中开始显露亮色。他们是幸运的,终于等来了春暖花开之日,暖暖的春意融化了压抑心头的坚冰,让他们带着微笑离开人间。

这是一串平凡的姓名:黄林兴、夏春浓、朱珍顺、陆武斌、黄朝松、余昌新、彭康昌、薛冽真、任绍盈、庄雪琴、金步开、吴善伟、余乃明。他(她)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:抗战老兵。

八年了,根据瑞安市档案馆的筹划,我一直在寻找瑞安市内及瑞籍的健在抗战老兵,为他们录像,作口述历史记录。几年前,已经结集出版了《瑞安老兵》一书。此后,又陆续寻访到苏万忠、鲍英灶、陈永贵、郑康尧、吴声远共五位抗战老兵。在寻访过程中,有几十位老兵先后归队。

这批老兵中,年龄最大的103岁,最小的也已96岁了,平均年龄超过99岁。其中,原属于八路军、新四军的4名,其余大多是被扒壮丁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军人。

他们并非完人,有的曾经在内战中站错队,受到惩罚。他们的一生中,有过为抵抗日寇侵略、捍卫民族安危而浴血奋战的光辉经历。好几位老兵身上的累累伤疤,就是证明,远胜于一枚枚勋章。

可是,大多数的老兵不愿意回顾那段惨酷的记忆,他们从不主动讲述当年的经历,一张张老脸布满岁月沧桑,表情



情平稳。在我挖空心思的追问下,他们的叙述中仍然明显可觉察到略带愧疚的神情,个别老兵因年老体衰,讲述凌乱松散。有几位老兵,当我开始接触时,就已经无法正常讲述,只能从其亲友的记忆中了解他的经历。一些具体细节,只好凭老兵点头认可或摇手否定。

莫名的压抑,如层层阴霾,颇有不堪回首之慨。战争后遗症对他们的侵蚀,终生难愈。肉体的伤残表现为可以感受的疼痛,精神的恐惧、折磨难以言表,只得深埋心底,笼罩着他们的后半生。

穿过战争绞肉机的缝隙,存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;从死人堆中爬出来,任何坎坷磨难都不足为奇。当这批耄耋老人接到政府颁发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勋章时,是多么欣慰,这就是最神奇的灵丹妙药,彻底清除了心灵的隐患。我目睹老兵任绍盈身卧医院病

床,当志愿者把勋章挂在他胸前时,任老强撑着站起来,挺直脊梁,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双眼盈满泪水。

一枚迟到的勋章,对于不管终生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,还是满怀保家卫国决心投笔从戎的富家子弟,都是最高的荣誉。在外敌入侵时挺身而出,抵御外辱,那份勇毅正气,理当受到全社会与后人的尊敬。

每位老兵都是一部传奇。不管是血与火交融的惨烈搏斗,或者孤身混入日寇内部炸毁碉堡,还是穿越枪林弹雨抢救伤员,他们为了保卫国家出生入死,功不可没。

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。如今的中国,国力强盛,人民富足。居安思危、勿忘国耻,我们不能忘记一切为祖国、为民族流过血的老战士。

清明节前,向所有逝去的抗战老兵献上诚挚的祭奠。

那场最痛的离别

戴忠华

2017年,人生最痛的一场离别。

一切都毫无征兆。爸的身体一直很硬朗,常规体检各项指标都相对正常。2016年腊月,爸突然身感不适,当时我们没往坏处想,只是和他去了附近诊所,开了几包肠胃药。两天后没见好转,就去了塘下人民医院检查,检查结果不怎么好,叫他去瑞安市人民医院复查。

入住瑞安市人民医院后,爸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。犹如晴空霹雳,我们感觉天要塌了。连续治疗十几天,没有好转,爸却在极速消瘦。我们心急如焚,当时又正值年关,一家人商量后决定,过完年就带爸去上海。

除夕,城市的夜空烟花璀璨,我们无心欣赏。一家人在医院陪着爸,过了一个异常沉重的年。爸多数都在沉睡,医生叮嘱他不能喝水,嘴唇干裂,只能用棉花球沾点水润润唇。

新年正月初一,天刚亮,爸却提出要回家,态度坚决。他说,住院这么久,也没见好转,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,想回家。我们看着身体极度虚弱的父亲,却束手无策,万分悲痛,无奈之下,只能尊重他的意愿,出院回家。

妈、妻、哥嫂坐救护车陪爸。我开车,极度崩溃,撕心裂肺地对车上尚小的儿女喊,爷爷快不行了,你们知道吗?你们的爷爷,是我的爸爸,我的爸爸快要不行了,我快要没有爸爸了。情绪无处泄,泪水夺眶而出。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。



回家后,躺在熟悉的屋子里,爸很从容,很清晰交代了后事,嘱咐我们不要难过,人终究会走上这条路,爸已经六十有九,子孙满堂,你们都很孝顺,爸很欣慰,爸没有遗憾,往后好好教导你们的孩子,好好照顾你们的妈。

爸用意志熬过了初一。

正月初二,早上9点,爸的呼吸明显变得局促,我们意识到爸就要走向生命的终点,我们紧紧握住他的手,饱含泪水,我们多么想要挽留,孙子、孙女们都在大声地喊爷爷、爷爷,但是,他听不到我们的呼唤,他熄灭了生命的火。

择定正月初十出殡。那天凌晨,哀乐响起,灵车开到了鲍四老人公寓,我们送爸去潘岱的殡仪馆。火化室2号炉门缓缓打开,犹如离别的钟声敲响,爸的遗体被缓缓地传送进火化炉,我们挥手告别,炉门关上的刹那,泪水再次夺眶而出,我泣不成声。

在一个多小时煎熬中,爸的骨灰出来了,在一个泡沫箱里,我们小心翼翼地抱着爸,一如他曾经紧紧抱着婴儿时期的我们。

早上7点,亲朋好友已经到齐,哀乐再次响起,载着爸骨灰的灵车缓缓前行,我们扶着灵车,往事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。我知道,父子终有一别,只是我们始终没有做好离别的准备,来不及为他做得更多。

鸦有反哺,羊有跪乳。生前,我们极力想多带您出去走走,看看。我们曾带您去了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乌镇,每次出去旅行,您都开心得像个孩子。您还一直惦念着想去香港、澳门。记得您第一次坐飞机去北京,登上了长城,那件纪念T恤,您经常穿。还有那年在乌镇,我把咱们父子的合照制作在陶瓷杯上,您对这个杯子爱不释手,经常用。

爸的墓地在海城西一陵园。从山脚到墓前,我和哥一路搀扶,小心翼翼抱着骨灰盒,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,爸的骨灰安然入土。

清明将至,未及成文,泪又潸然。

【编者按】清明云祭扫,让爱在云端回响!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今年我市提倡市民通过网络祭扫的方式寄托哀思,瑞安市融媒体中心积极响应。今起,本报副刊推出清明祭特刊,敬请关注。



为钢铁战士 杨啸先生壮行

张鹤鸣

当代中国寓言界,寓言诗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,非杨啸先生莫属。不仅产量高,而且精品多。既有发人深省的寓意,又有自然流畅的韵律,颇为读者喜爱和业界推崇。他和我的恩师金江先生一样,都是第一代新中国寓言的拓荒者,备受后辈敬仰。

由于杨老健康欠佳,我加入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(以下简称中寓会)以来,他多次缺席年会,所以从未谋面。

大约2012年,中寓会不幸遭受重大挫折。在旷日持久的协会保卫战中,我们在同一条战壕里坚持斗争了一年多时间,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紧接着,协会将在温州召开换届大会。我参与紧张的筹备工作后,暂时回瑞安。杨老等外地会员已经先后到达温州。大会开幕前夕,我赶到温州与杨老第一次会面。好友张文灿先生告诉我:为了这次会面,杨老特意换了一套新装。我说:杨老,我就是最不拘小节、甚至不修边幅的人,您这样正儿八经地接见我,让我情何以堪?杨老笑了,赶紧换了便装。我俩无拘无束、无所不谈,颇有相见恨晚之感。

大会结束后,我特邀他到我的故乡北雁荡旅游,他说,他身上安装了许多金属零件,是货真价实的钢铁战士,行动不便。但盛情难却,杨老欣然接受邀请了。

到了雁荡,如果是平路,我们边走边聊,若要爬山,他就坐在车上等,让我去照顾别人,那是协会浴火重生后最快乐的日子。

返回内蒙古老家后,杨老立即把所剩无几的个人文集寄给我,共17部,大

生命曾经绚丽

谢钦巨

你曾经拼搏
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
你曾经盛大
如人们眼中的星原

可惜我没有见过你
但我已经深深记得你
我和你的亲朋们一起在送你
这一刻如千年
泪水和空气凝成沉重
歌声和祈祷表达哀伤

我想告诉你,在命运面前
我们可以最终认输
现在,你获得了一个珍贵的特权
我们会把思念的果子递给你

